

方利

政治的智慧

The wisdom of the political

陶永谊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互利：政治的智慧

陶永谊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互利：政治的智慧/陶永谊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8
ISBN 978-7-5154-0297-0

I . ①互… II . ①陶… III . ①政治学—通俗读物 IV . ①D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75918号

出版人 周五一

策划编辑 王 利

责任编辑 黄 珊

责任校对 康 莹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 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

市 场 部 (010)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印张 19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 (010) 66572159 转出版部。

前 言

PREFACE

公元前356年的一个黑夜，秦国都城的王宫内，烛光摇曳，一个书生打扮的人正在就三皇五帝、道德兴衰旁征博引，大发宏论，唯一的听者频频点头，不过，他并非赞同演讲者的观点，而是困不可支，正在打瞌睡。这位侃侃而谈者，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商鞅（那时叫公孙鞅），而那位昏昏欲睡的主儿，是正在招贤纳士，做梦都想着富国强兵的秦孝公。第二天早上，秦孝公将引荐人景监叫来，责备他说：“你从哪里找来这么个侃爷，尽说些八竿子够不着的东西。”景监回去就埋怨公孙鞅：“阁下那些空洞高论，只能惹主公生气。”公孙鞅极力辩解：“既然主公不喜欢听三皇五帝，我还可以讲点儿别的。”

几天后，正值秦孝公心情大好，景监趁机对孝公说：“臣的客人还有别的治国之道想向主公推荐。”孝公一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当是解闷儿吧。这一次，公孙鞅讲的是夏禹治水、商汤起兵、周王佐政之类的王道。孝公虽然没有昏睡过去，却也听得味同嚼蜡，兴趣索然。第二天对景监说：“你的客人说了一大堆八百年前的事儿，跟现实一点儿不沾边呀。”景监回去又对公孙鞅数

落了一番。公孙鞅说：“主公既然对帝、王二术不感兴趣，我这里还有霸术，主公听了一定满意。”景监敷衍道：“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转眼秋风萧瑟，一年就要过去了，可治国理政的方针大略仍没有着落。一天，秦孝公心中烦躁，独自喝着闷酒，景监乘机进言：“臣的客人胸怀帝、王、霸三术，每一术都能开创一代基业，前两次讲的是‘帝术’和‘王术’，还有霸术未向主公进献。”孝公一听，觉得“三术”之说还比较新颖，就答应了景监的请求。公孙鞅第三次进宫，讲起了霸术。与前两次不同，秦孝公听得两眼放光，如醉如痴，一个劲儿往公孙鞅跟前凑，屁股挪到了席子外面都不知道。经过这次长谈，孝公决定按照公孙鞅的模式进行变法革新。秦国从此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

公孙鞅的帝、王、霸三术，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政治治理蓝图。当时流行于世的，还有儒、墨、道、法、兵、名、阴阳、纵横……诸子百家，都在设计中国政治的未来，都要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秦孝公一路听下来，最终选择了霸术，也是一个政治治理方案的筛选过程。今天，中国再一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同样的问题又一次摆到了国人面前——“中国向何处去？”

纵观人类历史，每一次重大社会变革都是理论先行的。充分的政策论证、严谨的制度设计和明智的路径选择，是每一个社会变革的先决条件。今天的问题在于，面对国家兴亡的抉择，我们的理论准备却严重不足。以往的主流意识形态都在各自指导的社会实验中陷入了困境，我们曾经坚信不疑、并愿意为之赴汤蹈火的信念，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一向以引领者自居的西方社会，也陷入了自我设计的牢笼，至今还在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泥淖中挣扎。曾经明晰的方向，再一次变得朦胧起来。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是：全人类都面临着制度选择的困境。更为尴尬的情景在于：我们无法从任何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中找到破解当前困境的现成答案，

理论创新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当今中国，政治依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对政治问题的讨论很少不带强烈的感情色彩。但是，根据笔者的观察，政治与经济有相通之处，即都符合成本收益原则和生物进化原则，也就是说，可以用类似于经济学的假设演绎法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式，去分析那些易于使人冲动的终极价值判断问题。本书尝试用一种平心静气的方式来谈论政治话题，倘若其间依然不慎唐突了诸公，请相信是出于无意。

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了30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以前无古人的速度跨越了许多激流与险滩，经过“刘易斯拐点”，进入布满“中等收入陷阱”和“体制危机”的“深水区”，“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尽管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探索方式，但要想通过这个令无数船只折戟沉沙的“险恶河段”，还必须考虑桥梁或船只的设计问题。

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究竟以什么理论为依据，与何种制度设计相匹配，靠哪一种制衡机制来约束？目前依然是一个尚待解答的问题。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于中华民族重新崛起这样一个历史答卷，怎样的准备都不为过。本书仅仅是个人对制度设计长时间思考的一个结果，全书共分八章，前六章都是分析制度设计的依据，第七章是制度设计的全面构想，第八章阐述实现制度改革的途径。性急的读者也许会直接跳到第七、八章，了解制度设计的内容和实现的方式，但我恳请大家不要这样做，因为思路比答案更加重要。书中的观点，充其量只是一家之言。如果本书能够促进学界或民间关于制度设计的讨论进一步深入，已是不胜荣幸之至。

作 者

2013年5月于北京

目 录

CONTENTS

第1章 人类的纳西索斯情结 1

- 1.1 宇宙中心殿堂的坍塌 4
- 1.2 偏见带来的自我迷失 7
- 1.3 骄矜背后的羸弱 14
- 1.4 “正义”的冲突与尺度的混乱 18

第2章 寻找共同正义的基础 23

- 2.1 人类群体的包容性适应 25
- 2.2 蛋糕如何来分? 31
- 2.3 社会公理存在的区域 42
- 2.4 公共价值的内涵 47

第3章 权杖的魔力 53

- 3.1 天降大任于斯人? 55
- 3.2 王冠上的光环 64

3.3 权杖的分割	68
3.4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77
第4章 上天迟来的眷顾	83
4.1 天赋人权乎?	85
4.2 一个不知所踪的梦想	97
4.3 楞锁中的自由	105
4.4 共同正义的尺度	111
第5章 被误读的民主	118
5.1 让民众直接做主?	119
5.2 你可以被人代表吗?	129
5.3 多数决定的误区	145
第6章 在迷茫中走向衰落	152
6.1 议价资本的不对等	154
6.2 偏离的自我加强趋势	159
6.3 筛选机制的缺陷	163
6.4 阶层的固化	167
第7章 制度设计的蓝图	175
7.1 如何做出互利的决策	176
7.2 给体制安上一只慧眼	186
7.3 筛子里剩下了谁?	191
7.4 权力的互补与制衡	195

第8章 实现互利的途径	200
8.1 突破口的选择	201
8.2 冲出困境的路线图	204
8.3 亦取亦予又如何?	208
8.4 各退一步的智慧	213
8.5 不用枪杆子解决问题	219
结语.....	225
后记.....	227
主要参考书目.....	229

第1章

Chapter 1

人类的纳西索斯情结

大约五百万年前^①，我们人类的祖先在非洲一条清澈的河水中，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倒影，在经过一番搔首弄姿的试探之后，他们已经知道那是自己的影像，而不是什么水中的妖怪。自从有了这种自我辨识的能力之后，人类落下了在所有可以反光的东西面前流连忘返、顾影自怜的毛病，并且开始被几个“自作多情”的问题所困扰：“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几百万年过去了，人类并没有就这些问题给出圆满的回答，或者毋宁说，是给出了太多似是而非又相互冲突的解答。认知自己在自然界中的独立存在，科学家称之为自我意识。据说这是人类所独有的能力^②。自从人类获

① 根据基因图谱，五百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在进化路径上与黑猩猩和大猩猩分道扬镳。

② 按照生物科学的最新观念，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不是在于人可以制造工具，而是人类具有自我意识。不过，研究灵长目动物的科学家发现，黑猩猩也具备自我意识的萌芽，它们可以认出镜子中的自己，这是与猴类不同的地方。

得了这种“奢侈的本领”之后，就开始围绕自我定位问题，展开了无休止的争议，各方不仅在判断上极端对立，而且还由于这种对立而相互仇视。自我意识带给人类的与其说是愉悦的感受，还不如说是无穷的烦恼。

看到那些没有自我意识的动物一个个活蹦乱跳地生活，且不会用诸如“我是谁”这样的无聊问题给自己添堵，人们不禁要问，自我意识这种并非生存竞争必需的“奢侈品”，为什么没有被生物进化的“奥姆剃刀”^①给剔除掉呢？现代生物学发现，奥姆剃刀似乎只对那些挣扎在生存边缘的生物比较严格，当人类这种生物具备了足够的脑容量，并且在获取食物之外还能有大把闲暇的时间来胡思乱想的时候，奥姆剃刀好像就没那么尽责了，自我意识逃过了奥姆剃刀的“审查”，使人类获得想入非非的特权。不过，正是由于这种能力来自于生存的“闲暇”，逃避了直接生存竞争的严酷考验和无情筛选，它仅仅是生存能力发达到一定程度而衍生的一个“副产品”，即使出现重大偏差，也不会直接影响人类的生计问题。因而，自我意识的定位功能就不会像狩猎时瞄准野猪那样来得精准，难免会出现一些“误判”，当判断误差大到有些太不像话时，人类只能借助外部参照物来加以校正，比如“以镜为鉴”、“以史为鉴”、“以人为鉴”等等。无奈这些参照物的映射，本身就多了一道折损，再加上人类的自我取舍，同样的“以史为鉴”，“鉴”出来的竟然是完全相反的结论。更不用说由心理扭曲而产生的幻觉，丑陋如东施者，在浣纱的溪水中，看到的也是一个大美女呢。

自我观照的方式，或者心理学称之为“内省”的方式，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通常是因人而异，而且对同一个问题，人们会做出完全

^① 所谓“奥姆剃刀”原则，即无用的器官和机能一概剔除，只保留对生存有用的部分。

对立的解读，人类的自我意识实在是粗放得离谱。以人性的自我判断为例。中国的先哲们就曾经展开过有关人性的善恶之争。大学问家孟子认为，人都有善的本质，孟子称之为“善端”。“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辞让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这就是说，善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不是外部世界强加于人的。此外，人都有“良知”和“良能”。“人之所以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①果如孟老先生所言，这世界不知会有多么美好。而同样的大学问家荀子则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君子与小人，其性一也”^②。在荀老先生看来，善良都是伪装出来的，君子和小人全是一路货色。两千多年前的“老愤青”，其偏激程度与当今的激进青年相比，丝毫不遑多让。大学者们对人性的认知判若云泥，把我等凡夫俗子搞得一头雾水，不知听信谁的才好。西方人也有关于性善性恶的争论，争来斗去也是莫衷一是。最通达的说法，不过是和稀泥，说人既是天使又是魔鬼。弄得我辈不知道是该庆幸呢，还是该悲哀。

不过，就主流文化而言，人类似乎普遍存在着纳西索斯情结^③，即强烈的自恋倾向。那个爱上了自己水中倒影的古希腊美少年纳西索斯，又何尝不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缩影呢？这也难怪，人类借助自然的力量打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占据了生物界的统治地位，来点胜利者的盲目自尊也属情有可原。如果人类的自恋仅限于此，倒也无伤大雅。糟糕的是，人类在所有反光物前顾影自怜的同时，又派生出了另一个嗜好——“对镜贴花黄”。这就是说，人类出于自恋的需要，开

① 《孟子》，卷六、卷七。

② 《荀子·性恶篇》，第二十三。

③ 纳西索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他看到自己水中的影子，爱慕不已，难以自拔，终于有一天赴水而亡。后来，弗洛伊德用“纳西索斯情结”来表示人的自恋心理。

始美化自我。不论是簪花佩玉，还是涂脂抹粉，其作用无非是掩饰缺陷、放大美好，从平复脸上的麻点和皱纹，延伸到粉饰太平和掩盖劣迹，这给人类的自我判断平添了更多的混乱。一旦人们真的相信文过饰非的影像，自己的本来面目就彻底被忘却了。我们在下面会看到，这种自我美化给人类带来了多大的困扰。

1.1 宇宙中心殿堂的坍塌

当人类刚刚在水中的倒影中产生了自我意识的时候，就企图对自己是什么以及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做出解释。人类的早期文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倾向，就是试图把自我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并赋予它超自然的特性。从最初的意义上讲，这是人类企图运用自身的力量摆脱外部束缚时所产生的一种心理错觉，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错觉的基础上，人类大大发展了自己的盲目自尊与神学联想，形成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宇宙王国。在这个王国中，人类处于仅次于神的位置上，宇宙万物都围绕着这个中心在旋转。尽管人类把自己与自然做了严格的划分，但就人和天地万物都服从于神的意志这一点而言，人与自然，以及人类关于这两方面的认识，在这个王国中达到了神圣的统一，即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人类又是地球上唯一超自然的存在物，世间一切都是为人服务的。在这个由虚妄构成的王国中，人类的盲目自尊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最初使这个宇宙王国出现动摇的，是一个叫哥白尼的先生，他用了一大堆让人心烦意乱的数据，证明太阳才是我们这个宇宙的中心，地球不过是太阳的一个行星。这明摆着是和人类的神圣地位过不去，不用历史学家的描述，我们也很容易想象出来，当时的主流文化对这种“异端邪说”是何等的愤怒。在经历了长时间固执、甚至是野蛮

的抵抗之后，人类终于承认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却不无遗憾地发现，自己已经从宇宙中心的殿堂上被赶了下来，跌落到一个在茫茫宇宙中无足轻重、整天忙忙碌碌地围着太阳转圈的小行星上，这无疑是对于人类盲目自尊的一次沉重打击。

经历了这次自我认知的“灾难”之后，人类并没有放弃维护神圣王国的努力。尽管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但并不妨碍人仍然是上帝特别惠顾的生灵，人的产生显然只能是神的杰作，其他生物是神为了人的生存而顺便制造出来的。虔诚的信徒这样来论证人是上帝的创造物：如果在大路边捡到一块钟表，很自然会联想到有一个制造它的钟表匠；而比钟表不知要精巧多少倍的人类，怎么能没有创造者呢？除了上帝，还有谁能具备这种能力呢？尽管宇宙中心的殿堂已经倾斜，人类还是顽强地固守着自己神圣王国的壁垒。

可惜，就像世间许多倒霉的事情一样，只要一开头，就有点刹不住车。在那个“讨厌的”哥白尼翘辫子没有多久，又冒出了一个更加“不靠谱的”达尔文。这厮居然宣称人类是从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说人是猴变的，与骂人八辈子祖宗是畜生好像也没什么分别。最重要的是，承认进化论，就等于否定了人是上帝的创造物，这给“上帝的子民”所固有的自我优越感带来了又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一向自视清高的人类，如今要屈尊同黑猩猩和猴子们“称兄道弟”，承认这种令人难堪的血缘关系，实在是一件“有辱门风”的事情。尽管老大的不情愿，但在大量让人不忍直视的证据面前，人类还是“屈辱般地”接受了这一事实：人和猴子在进化的道路上属于近亲，这些浑身长毛的“亲戚”和我们的基因十分接近。进化论带给人类自我意识的，确乎不是什么值得振奋的消息。这一次是真的“伤自尊了”，而且还伤得不轻。于是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直到今天，人们还没有放弃否定进化论的努力。只要有任何一件似是而非的物件，“证明”人是由上帝创造的，就能给虚荣

的人类带来再一次的“欣喜若狂”。

在丧失了王国的大部分领地之后，人类退守到自我意识的最后壁垒——精神世界。世界上只有人类能从事思维活动，其他动物仅靠本能生存。这是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后，人们开始反复强调的理念。按照这种说法，人类的精神活动超然于外部的物质世界，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一谈起精神活动，我们再次流露出那种久违的自我陶醉神情。可事实又是如何呢？现代脑科学和神经心理学对人类盲目自尊的最后堡垒发起了冲击，并且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一系列科学实验证明，人类的精神活动，也是一系列生化、生电、生物的反应过程，也就是说，是一种自然过程。科学家已经发现大脑的不同部位对应人类情感、逻辑和语言的联系，并对大脑不同部位的损伤与某种思维和情感功能的缺失，做出了可以重复检验的说明。^① 人类的精神活动不是什么超自然的现象，它本身就是自然世界的一个部分，没有什么神秘可言。而且，人类的大脑进化，明显地落后于人类生存手段的进化，我们的大脑仅仅进化到适应村落生活，使我们感到舒适的“个人社交网”仅限于150人，超过了这个范围，我们就会无所适从，产生过多的误判和误解。技术的进步，使人类“过早”地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每一天都要和不认识的人打交道，并且经常不得不和一群几乎是陌生的人合作，这对我们的“村落智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科学家证明，如果我们的个人社交网扩大到500人，我们的大脑体积需要增加一倍。而要在一个到处都挤满人的地球上实现完美合作，人必须要有一座房子那样体积的大脑才足以应付。^② 人类大脑体积的局

^① 苏珊·格林菲尔德著，杨雄里等译：《人脑之谜》，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

^② 卢克·麦克纳利、罗宾·邓巴：《合作使人类变得更聪明》，《作家文摘》，2012年4月24日。

限，使我们在处理大范围的合作和利益冲突方面，总是显得力不从心。“村落人”自以为是“绝对真理”的东西，放到如法兰西大小的范围内，很可能是一个导致两败俱伤的可笑错误，更不要指望可以用它来实现人类在全球范围内的和谐共处。说到这里，读者应该对当今世界到处充斥的人类仇恨和误解，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立和冲突，能够见怪不怪了。

人类在自我认知方面的心路历程，说明人类的自我意识进化得远不够成熟，直到今天，我们作为个人，还会被自我判断搞得晕头转向。“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句话，其实是人很难正确判断自己的一种客气的说法。作为人类的整体，我们仍然带有种种与生俱来的偏见。

1.2 偏见带来的自我迷失

人类在自我认知上的偏见，首先表现在人对自我价值的盲目推崇，或者直观地说，表现为对人性的溢美和对“兽性”的歧视。千百年来，不管人们对人性下的定义有多么不同，一旦将人和其他动物加以比较，都会不约而同地站在同一个立场，肯定人性，否定兽性。人类社会对同类最恶毒的诅咒不外乎骂对方为“畜生”，被骂者也无不视此为“奇耻大辱”，最不济也得回应个“王八蛋”、“狗娘养的”、“兔崽子”之类（不知道这些动物招谁惹谁了），遇上个生猛点儿的，二话不说，直接抄家伙和你拼命。从这些价值取向上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内心中对“兽性”鄙视到何种程度。人们把种种美德加在人性上面，而对人类社会出现的种种丑恶现象则斥之为兽性，或者用哲学术语称之为人性的“异化”。好像这一切与人类的本性没有关系。可是仔细想来，我们称之为“兽性”的那些东西，恰恰在野兽的世界里并不存在，倒好像是人类社会的“特产”。比如，有组织、大规模

地屠杀自己的同类；对持有不同政见的社会成员实施灭绝政策；仅仅是为了娱乐，而取其他动物甚至是同类的性命；用种种残害同类的手段，来实现一己之私利；……如果不带偏见地将人类的行为与其他动物做比较，那些被公认为最凶残的野兽都善良得犹如天使了。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在争夺等级序位的斗争中，比起我们人类来，要“文雅”得多，雄黑猩猩之间的挑战与迎战，往往是仪式化的炫耀武力，点到即止。其他动物也大体如此，真刀真枪拼个你死我活的并不多见。倒是人类自己，动不动就玩狠的，看看我们手中的家伙吧：大砍刀、红缨枪之类过时的东西早就不值一提，现如今，机关枪、大炮、坦克、飞机……都有点小儿科了，像什么化学弹、细菌弹、原子弹、氢弹、中子弹……一个比一个厉害，都是让对方死无葬身之地的玩意儿。这些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可不是用来摆设的，只要有必要，随时都会拿出来操练一番，而且事实上也一直都在操练。据说人类拥有的原子武器，可以把地球毁灭无数次。在这些可以瞬间置同类于死地的武器背后，隐藏的是人类彼此的仇恨与恐惧。手段的残忍，反映的是内心的残忍。我们潜藏在灵魂深处的暴戾，是其他动物所望尘莫及的。

当然，笔者在这里并无贬低自己同类的意思。人类个体表现出来的超越血缘和物欲的大爱，也是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人类的许多能力，更为其他动物所无法企及，否则，人类不会在生存竞争中取得优势。笔者只是想强调，人类自我意识的偏见，有可能把自己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上去。其实，就是用人类自己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兽性也并非都是坏的东西，如狗的忠诚、猫的乖巧、牛的勤劳、蜜蜂的无私、海豚的互助……把人的价值作为终极价值判断，是人类自我中心理念的体现。作为地球生物圈的一个部分，人类并不具有任何天然的特权。正确地认识人类的价值，还要先打破我们与生俱来的自我认知